

◀（上接 4 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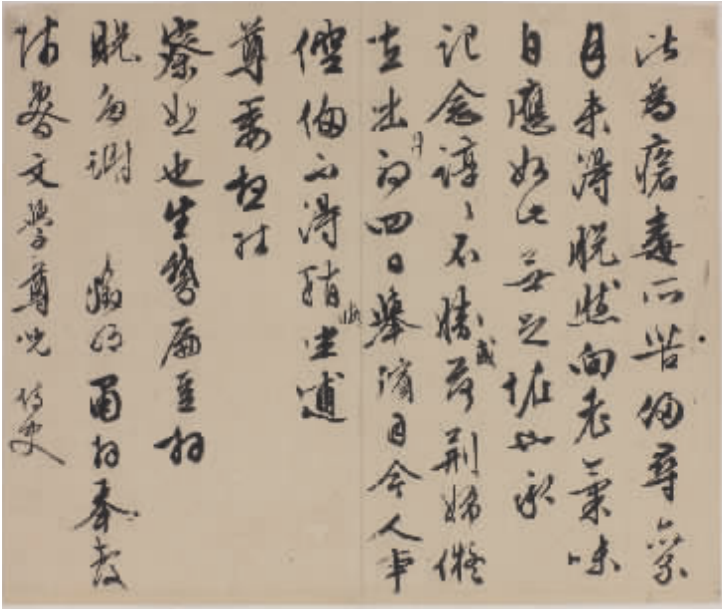
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拖延理由。晚年的文徵明,确实是病痛相伴,但总体健康状况良好,令他感到“情况殊恶”的也许不是病痛,而是“旧逋促迫”。他写给华泮的数封信,几乎封封都有类似的陈述:“手卷日夜在心,特缘多事,碌碌仅支目前,坐尔逋慢。今一面干当之。……偶画得小扇,漫往将意,非所以报也。”“比为疮毒所苦,备寻累月未得脱然。向老气味自应如此,无足怪也。……荆妇拟在出月初四日举殡,目今人事倥偬,不得稍暇,坐逋尊委,想能察恕也。”(图三)“得书兼领珍贶,感谢感谢。所委拙文更迟两日方得具上,缘此间有一二文字要紧□□,钝拙仅支目前,重厘使人不胜惶悚。”(图四)“徵明比来病冗,愤愤,略无好怀。四方逋责皆置不办,惟执事所委,日夕在心,因不得稍间耳。数厘使人。无任惭愧。今一面干当,三五日间即课上也。惠麦多谢。”(图五)这几封信中,文徵明几乎以一致的理由,拖延了华泮的各种委托,不是生病,就是有更紧迫的清债需要优先交付。在写给华世禎的信中,也可见他类似的声明:“区区老病日深,兼苦酬应之劳,无由解脱。第二小儿又病,情绪殊恶。……向有佳扇,辄写上,草草不足观也。”“区区近来腹中时时作痛,偃卧静息则可,稍作劳便发,医谓火症,不宜思索,而酬应纷纭,无可奈何。”此外,在写给石耀司谏的信中,文徵明详细报告了自己的近况:“徵明去岁患疡,浸淫头面,延及四肢,两膝拘挛,颇妨行履。今已踰岁,未见解脱。自惟逾八望九之人,衰病侵寻,自应尔耳。兼是地方倣扰,忧心惓惓,殊无好怀,向来文事,一皆废阁。或时有作,多是强勉酬应,例是掇拾,何尝出自胸臆赋一诗耶?愧于左右多矣。”对方所须亡父挽章,文徵明要求“稍宽一限,当课上也”。这封信同样有“小扇拙笔,侑絨而已,非所以为报也”。我们注意到,在要求延期或是表达歉意的同时,文徵明会赠送一把小扇,以此缓解索求人心理上的急切。有时交付一部分也是合理的手段,起码满足了对方一部分的愿望,如文彭《答华夏书》云:“别来忽复三月,多事,未得闲暇,所委遂尔迟滞,极深惭悚。今已完其八,尚有两卷,一二可毕事。使者且令先归,上已前后当奉纳也。”在病痛中完成对方的委托,则表现出极大的情感付出,文徵明信中对病痛的细致描

述,无疑希望对方对此有所体会,如在写给华云的信中,他写道:“徵明近苦风湿,臂膝拘挛,极妨动履。痰咳交作,日夕愤愤,百事不举。衰老气味日益日增,如何如何?承专使存慰,重以珍贶,领次惭感。……所委诸扁,强勉写上,拙书丑恶,大非前比,甚愧来辱之意也。”因为不断收受华云的礼物,文徵明即便扶病体,也要强勉挥毫,若是华云觉得不满意,也无法提出任何异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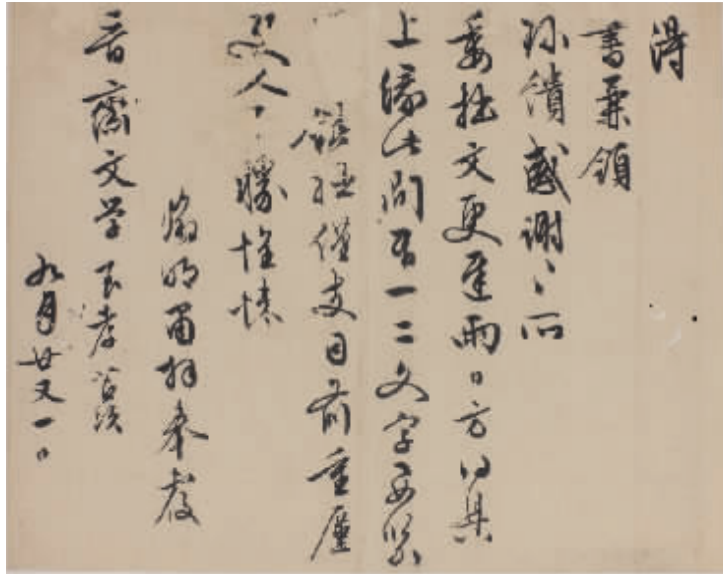
有时,材料与天气也是回绝或是延期的理由,如《与华泮札》云:“所付高丽扇虽佳,然不可着笔,不能仰副盛委,谨随使返上,方命勿怪。”待到对方送来新的材料,在时间上起码有了足够的周旋余地。《与袁褰札》则说:“(补写)赵书今日阴翳,不能执笔,伺明爽乃可办耳。”“若要补写赵书,须上午为佳。”袁褰托文徵明补写赵孟頫书作,文徵明以天阴光线不佳,将书写推迟了次日上午。孙过庭《书谱》论书家五乖五合,其中就有天气与文房两项,文徵明显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,尽管委托被推迟,但质量无疑可以得到保证。

遇到这样的情况,索求者常常不断送礼,因为每一次送礼就意味着一次催促。文氏父子的书札常有明显的格套,先讲“坐逋尊委”的理由是病冗、病懒因循,忽然间又收到(或数次收到)礼物,或是“再领佳币”,所以“旦夕稍闲,即课上也”“旦晚稍闲,当课上也”。有些甚至还给出具体的交货日期,如《致邦宪(朱察卿)》云:“徵明入春以来偶感小疾,比虽小差,而气息惓惓未平,兼人事纷夺,不得稍闲。或时得近笔研,碌碌仅支目前,以是久逋尊委,重厘使人,不胜惶悚。一二日间以庆吊之故,尚欲吴江一行,过此却得干当。使人暂令还宅,出月月半左侧,寻便寄上,不敢久负也。”信末也提到“再领佳贶,雅意稠叠”,可知朱氏不止一次给文徵明送过礼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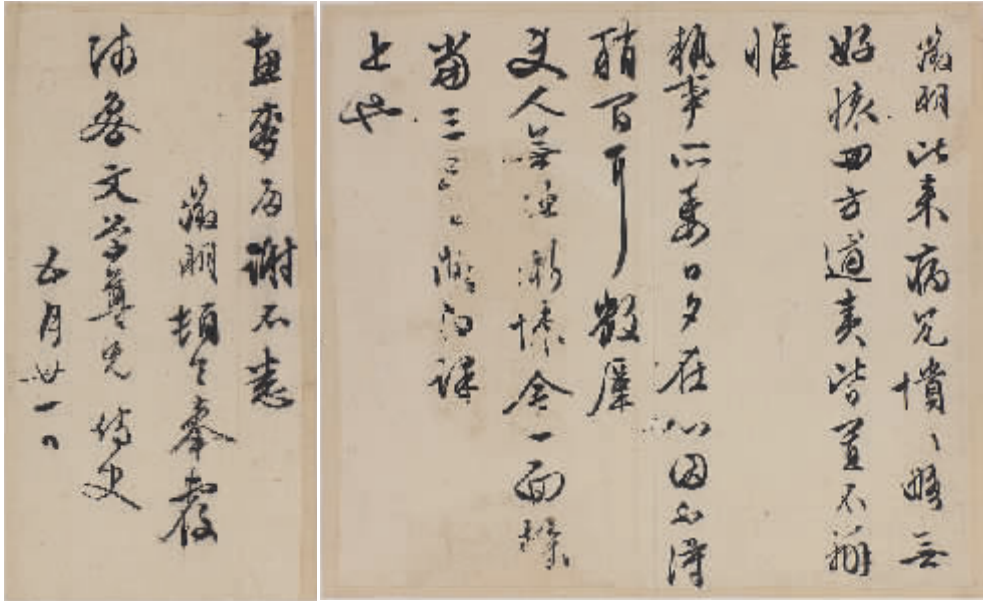
代笔也是不得已的策略之一。如华夏所收《淳化阁帖》文徵明三跋,周道振先生认为都是文彭的代笔。文彭的代笔不止此一事,即使是文氏所藏苏轼《前赤壁赋》,残缺部分名义上是文徵明补书,其实也出自文彭之手。至于画作,朱朗是已经为学界熟知的代笔人之一,或许是作为一种酬谢,文彭等人四处帮朱朗做广告,如在写给彭年的信中,他说:“承问朱子朗,丽质都雅,玉韵清新,兼之艺迫阎李,诚近世之所罕者。”不惟



图三:文徵明致华泮札



图四:文徵明致华泮札



图五:文徵明致华泮札

书画,他人索求诗文,文徵明也假以他手。有一次他答应为华氏写受聘回书,随即转托汤珍,《致子重》云:“向烦撰受聘回书,已蒙慨诺。今其人在此坐取,专人奉告,望拨忙干当。其人姓邹,侄孙女许聘华氏,婿为入粟监生,监生之父,王府引礼。女之父亦入粟监生。华为南齐孝子宝之后,邹为道乡邹忠公浩之后,二氏亦是世姻。今日若能动手,实出至幸也。”无锡华、邹二氏皆望族,亦为世姻,文徵明在信中将双方情况略作介绍,属辞就有赖于汤珍的妙笔了。再如南京

许陞之父去世,文徵明答应为作挽诗,但迄未着笔,待到许家来文府催取,他才急忙写信给汤珍,烦代作一首,且要求他千万勿拒。当一位作家或者书画家成名之后,文章书画所归属的名要比实重要得多,尽管索求者拿到的并非亲笔,但只要艺术家认可其名,其他的便不再重要。

在文徵明晚年,由文彭、文嘉来代为处理应酬事务,也多少减轻了文徵明直接面对顾主的压力。1542年九月,文彭在写给上海顾定芳的信中,提到其子所委志文,但因文徵

明连日小冗,未能及时完成,请来使暂且还宅,俟月初却当专人奉上。1544年七月,文嘉《与采葑教授札》云:“家君日来手背疡发,未能近笔砚,有委,出月初乃可耳。”明确表示文徵明任何应酬需要下月才能接受。因为不能直接面对文徵明,华复诚甚至怀疑作品的真伪,文彭写于1540年的信札表明,华质疑他所委托的“芝兰”匾额到底是不是文徵明亲笔所书。

(作者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)